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夢古鏡還魂 仲禹掄元熊飛祭祖

且說包公聽見包興說在陰司地府，便厲聲道：「你這狗才，竟敢胡說！」包興道：「小人如何敢胡說。只因小人去過，才知道的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你幾時去過？」包興便將白家堡為遊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，後來將此枕當堂呈繳；因相爺在三星鎮歇馬，小人就偷試此枕，到了陰陽寶殿，說小人冒充星主之名，被神趕了回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包公聽了星主二字，便想起：「當初審烏盆，後來又在玉宸宮審鬼冤魂，皆稱我為星主；如此看來，竟有些意思。」便問：「此枕現在何處？」包興道：「小人收藏。」連忙退出。不多時，將此枕捧來。包公見封固甚嚴，便叫：「打開我看。」包興打開，雙手捧至面前。包公細看了一回。彷彿一塊朽木，上面有蝌蚪文字，卻也不甚分明。包公看了也不說用，也不說不用，只是點了點頭。包興早已心領神會，捧了仙枕，來到裡面屋內，將帳鉤掛起，把仙枕安放周正。回身出來，又遞了一杯茶。包公坐了多時，便立起身來。包興連忙執燈，引至屋內。包公見帳鉤掛起，遊仙枕已安放周正，暗暗合了心意，便上牀和衣而臥。包興放下帳子，將燈移出，寂寂無聲，在外伺候。包公雖然安歇，無奈心中有事，再也睡不著。不由翻身向裡。頭剛著枕，只覺自己在丹墀之上，見下面有二青衣牽著一匹黑馬，鞍轡俱是黑的。忽聽青衣說道：「請星主上馬。」包公便上了馬，一抖絲韁。誰知此馬迅速如飛，耳內只聽風響。又見所過之地，俱是昏昏慘慘，雖然黑暗，瞧的卻又真切。只見前面有座城池，雙門緊閉。那馬竟奔城門而來。包公心內著急，說是不好，必要碰上。一轉瞬間，城門已過，進了個極大的衙門。到了丹墀，見大堂之上，有匾大書「陰陽寶殿」四字，又見公位桌椅等項俱是黑的，包公不暇細看，便入公座。只聽黑判道：「星主必是為陰錯陽差之事而來。」便遞過一本冊子。包公打開看時，上面卻無一字。才待要問，只見黑判官將冊子拿起，翻上數篇，便放在公案之上，包公仔細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恭恭正正八句粗話，起首云：「原是丑與寅，用了卯與辰。上司多誤事，因此錯還魂。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鏡存，臨時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」當下包公看了，並無別的字跡。剛然要問，兩判拿了冊子而去。那黑馬也沒有了。

包公一急，忽然驚醒，叫人。包興連忙移燈近前。包公問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包興道：「方交三鼓。」包公道：「取杯茶來。」忽見李才進來，稟道：「公孫主簿求見。」包公便下了牀，包興打簾，來至外面。只見公孫策參見，道：「范生之病，晚生已將他醫好。」包公聽了大悅，道：「先生用何方醫治好的？」公孫道：「用五木湯。」包公道：「何謂五木湯？」公孫道：「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湯，放在浴盆之內，將他搭在盆上趁熱燙洗，然後用被蓋覆，上露著面目，通身見汗為度。他的積痰瘀血化開，心內便覺明白，現在惟有軟弱而已。」包公聽了，贊道：「先生真妙手奇方也！即煩先生，好好將他調理便了。」公孫領命，退出。

包興遞上茶來。包公便叫他進內取那面古鏡，又叫李才傳外班在二堂伺候。包興將鏡取來。包公升了二堂，立刻將屈申並白氏帶至二堂。此時包興已將照膽鏡懸掛起來，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，將中指磕破，把血滴在鏡上，叫他們自己來照。屈申聽了咬破中指，以為不是自己指頭，也不心疼，將血滴在鏡上。白氏到了此時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將左手中指咬破些，須把血也滴在鏡上。只見血到鏡面，滴溜溜亂轉，將雲鷲俱各趕開，霎時光芒四射，照得二堂之上，人人二目難睜，各各心膽俱冷。包公吩咐男女二人，對鏡細看。二人及至看時，一個是上吊，一個是被勒，正是那氣堵咽喉萬箭攢心之時，那一番的難受，不覺氣悶神昏，登時一齊跌倒。但見寶鏡光芒漸收。眾人打了個冷戰。卻仍是古鏡一面。

包公吩咐將古鏡遊仙枕並古今盆，俱各交包興好好收藏。再看他二人時，屈申動手動腳，猛然把眼一睜，說道：「好李保呀！你偷我四百兩銀子。我合你要定咧。」說著話，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。想了多時，忽把自己下巴一摸，歡喜道：「唔！是咧！是咧！這可是我咧。」便向上叩頭：「求大人與我判判。銀子是四百兩呢，不是頑的咧。」此時白氏已然甦醒過來，便覺羞容悽慘。包公吩咐將屈申交與外班房，將白氏交內茶房婆子好生看待。包公退堂，歇息。

至次日清晨起來，先叫包興：「問問公孫先生，范生可以行動麼？」去不多時，公孫便帶領范生慢慢而來。到了書房，向前參見，叩謝大人再造之恩。包公連忙攔阻，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看他形容雖然憔悴，卻不是先前瘋癲之狀。包公大喜，吩咐看座。公孫策與范生俱告了坐，略述梗概。又告訴他妻子無恙，只管放心調養，叫他：「無事時將場內文字抄錄出來，待本閣具本題奏，保你不失狀元就是了。」范生聽了更加歡喜，深深的謝了。包公又囑咐公孫，好好將他調理。二人辭了包公，出外面去了。

只見王朝、馬漢進來稟道：「葛登雲今已拿到。」包公立刻升堂，訊問。葛登雲仗著勢力人情，自己又是侯爺，就是滿招了，諒包公也無可如何。便氣昂昂的一一招認，毫無推辭。包公叫他畫了招。相爺登時把黑臉沈下來，好不怕人，說一聲：「請御刑。」王馬張趙早已請示明白了，請到御刑，抖去龍袱，卻是虎頭劍。此劍乃初次用，想不到拿葛登雲開了張了。此時葛賊已經面如土色，後悔不來，竟死於劍下。又換狗頭劍，將李保劍了。葛壽定了斬監候。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絞監候。葉道士盜屍，發往陝西延安府充軍。屈申屈良當堂將銀領去。因屈申貪便宜換驢，即將他的花驢入官。黑驢伸冤有功，奉官喂養。范生同定白氏玉蓮當堂叩謝了包公，同白雄一齊到八寶村居住，養息身體，再行聽旨。至於范生與兒子相會，白氏與母親見面，自有一番悲痛歡喜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包公完結此案，次日即具摺奏明：威烈侯葛登雲作惡多端，已請御刑處死；並聲明新科狀元范仲禹因場後探親，遭此冤枉，現今病未痊癒，懇因展限□日，著一體金殿傳臚，恩賜瓊林筵宴。仁宗天子看了摺子，甚是歡喜，深嘉包公秉正除奸，俱各批了依議。又有個夾片，乃是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因回籍祭祖，告假兩個月，聖上也准了他的假。凡是包公所奏的，聖上無有不依從，真是君正臣良，太平景象。

且說南俠展爺既已告下假來，他便要起身。公孫策等給他餞行，又留住幾日，才束裝出了城門，到了幽僻之處，依然改作武生打扮，直奔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而來。到了門前，剛然擊戶，聽得老僕在內，說道：「我這門從無人敲打的。我不欠人家帳目，又不與人通往來，是誰這等敲門呢？」及至將門開放，見了展爺，他又道：「原來大官人回來了。一去就不想回來，也不管家中事體如何，只管叫老奴經理。將來老奴要來不及了，那可怎麼樣呢？——哎喲！又添了澆裏了。又是跟人，又是兩匹馬，要買去也得一百五六□兩銀子。連人帶牲口，這一天也耗費好些呢。」嘮嘮叨叨，聒絮不休。南俠也不理他；一來念他年老，二來愛他忠義持家，三來他說的句句皆是好話，又難以駁他。只得拿話岔他，說道：「房門可曾開著麼？」老僕道：「自官人去後，又無人來，開著門預備誰住呢？老奴怕的丟了東西，莫若把他鎖上，老奴也好放心。如今官人回來了，說不得書房又要開了。」又向伴當道：「你年輕，腿腳靈便，隨我進去取出鑰匙，省得我奔波。」說著話，往裡面去了。伴當隨進，取出鑰匙，開了書房，只見灰塵滿案，積土多厚。伴當連忙打掃，安放行囊。

展爺剛坐下，又見展忠端了一碗熱茶來。展爺吩咐伴當接過來，口內說道：「你也歇歇去罷。」原是怕他說話的意思。誰知展忠說道：「老奴不乏。」又說道：「官人也該務些正事了。每日在外閒遊，又無日期歸來，耽誤了多少事體。前日開封府包大人那裡打發人來請官人，又是禮物，又是聘金。老奴答言，官人不在家，不肯收禮。那人那裡肯依，他將禮物放下，他就走了。還有書子一封。」說罷，從懷中掏出，遞過去道：「官人看看，作何主意？俗語說的好：『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』也該奮志才是。」南俠也不答言，接過書來拆開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「你如今放心罷。我已然在開封府，作了四品的武職官了。」展忠道：「官人又來說謊了。做官如何還是這等服色呢？」展爺聞聽，道：「你不信，看我包袱內的衣服就知道了。我告訴你說，只因我得了官，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。明日預備祭禮，到墳前一拜。」此時伴當已將包袱打開。展忠看了，果有四品武職服色，不覺歡喜非常，笑嘻嘻道：「大官人真個作了官了。待老奴與官人叩喜頭。」展爺連忙攙住，道：「你乃是有年紀之人，不要多禮。」展忠道：「官

人既然作了官，從此要早畢婚姻，成立家業要緊。」南俠趁機道：「我也是如此想。前在杭州有個朋友，曾提過門親事，過了明日，後日我還要往杭州前去聯姻呢。」展忠聽了，道：「如此甚好。老奴且備辦祭禮去。」他就歡天喜地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便有多少鄉親鄰里前來賀喜幫忙，往墳上搬運祭禮。及至展爺換了四品服色，騎了高頭大馬，到墳前，便見男女老少俱是看熱鬧的鄉黨。展爺連忙下馬步行，伴當接鞭，牽馬在後隨行。這些人看見展爺衣冠鮮明，像貌雄壯，而且知禮，誰不羨慕，誰不歡喜。

你道如何有許多呢？只因昨日展忠辦祭禮去，樂的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說，遇人便講，說：「我們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帶刀的御前侍衛了。如今告假回家祭祖。」因此一傳□，□傳百，所以聚集多人。

且說展爺到了墳上，展拜已畢。又細細周圍看視了一番，見墳塚樹木俱各收拾齊整，益信老僕的忠義持家。留戀多時，方轉身乘馬回去。便吩咐伴當幫著展忠，張羅這些幫襯鄉親。展爺回家後，又出來與眾人道乏。一個個張口結舌，竟有想不出說甚麼話來的；也有見過世面的，展老爺長，展老爺短，尊敬個不了。

展爺在家一天，倒覺得分心勞神。定於次日起身上杭州，叫伴當收拾行李。到第二日，將馬扣備停當，又囑咐了義僕一番，出門上馬，竟奔杭州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